

求恕齋  
叢書

蕉廊脞錄

戊辰二月

蕉廊脞錄

貴陽陳夔龍署



南林  
劉氏  
求恕  
齋刊

蕉廊脞錄序

昭代學術遠軼前禩說者謂經小學之盛步武漢唐而史學則遜於宋明故志有清藝文者於乙部之雜史丙部之雜家可著錄者其難其慎如阮氏石渠隨筆法氏槐廳載筆胡氏西清劄記阮氏茶餘客話姚氏竹葉亭雜記戴氏藤陰雜記梁氏樞垣紀略王氏石渠餘記唐氏天咫偶聞先後作者此爲鉅子錢唐吳仲雲制府所著有養吉齋叢錄凡朝章國故民生利病罔不考鏡得失鉤索源流文孫子脩文蚤歲入洛肇究掌故中年足跡半天下居鄉廿載兩修志乘洎登清要益網羅舊聞

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周旋抽潛掇幽風世厲俗晚歲表  
彰遺逸慨然有黍離麥漸之思承幹追隨日久心折尤  
深甲子之春文捐館鄉里公子綱齋侍讀手編遺稿分  
類善緝爲蕉廊勝錄八卷曰國聞曰里乘曰人物曰經  
籍曰金石曰書畫曰嘉言而以雜記附焉蓋與制府叢  
錄之作大體略同而寄託微異也承幹受而讀之亟錄  
副墨次諸叢刊竊以爲紀事纂言乃古者柱下之職周  
秦以還如王史氏青史氏具有專書後世官司失職私  
家撰述日益衰歇欲如宋明人之飫聞國政博洽閎通  
二百八十年中難可縷覩若上游六藝九流之源則古

義寢微矣文三世史官緇百餘載當茲禮崩樂墜之時  
求野則獲古不云乎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非  
於君家得其貫綜又將誰與歸乎戊辰孟冬吳興劉承  
幹序

蕉廊勝錄卷一

求恕齋叢書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乾隆嘉慶兩朝皆於甲子之歲

臨幸翰林院賜宴賦

詩 頒賞文綺寶

本朝優禮詞臣盛事嘉慶甲子吾

鄉龔文恭寶與

賜宴之列有詩紀事詩注云其時除

現任翰詹及曾任編檢諸臣凡一百七十餘人外儀親

王成親王慶郡王定親王特命與宴兵部尙書長麟曾

任掌院學士太常寺卿趙秉冲主事南書房行走黃鉞

俱一體與宴

黃鉞尋改贊善

又云

純廟臨幸後閱六十年無

復舊臣祇餘院中老隸年已八十曾覩盛儀 御座設  
後堂南向戲臺在敬一門外開院署東西夾道爲左右  
兩翼入宴進路皆此隸所傳述也又承應演十八學士  
登瀛洲故事以東方朔爲翰林前輩乾隆九年尙有上  
官昭容選詩一齣此雖瓌事亦當紀述以志昔日之盛  
我 朝祀典有祭 堂子典禮載在會典所祀何神不  
得其緣起 先大父養吉齋叢錄亦謂傳聞異辭嘗聞  
之羅質庵郎中文彬云 堂子在御河橋西屋三楹不  
甚闊敞中無神位無陳設祭之日無祭品但有香爐一  
事元旦 皇上親詣行禮焚香於爐而已

其香與外間  
常用香異俗



呼達子香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迎神於宮中送入 堂子

正月初二日送還宮中亦但向空行禮無神位也四月八日佛浴之期則於宮中迎銅佛至 堂子以香水浴之浴畢復送還宮中浴佛之事則 內派滿洲覺羅之妻室二人爲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則排日王公貝勒貝子等皆入 堂子掛紙錢又每月朔望 皇上皇后均有詣 堂子拈香之禮往往遣員不親行禮也 欽定滿洲祀天祀神典禮所載亦未詳

雍和宮內左旁佛殿有塑成熊羆各一皆當日 高宗純皇帝秋獮木蘭所得者有牙牌二各繫於其上書云

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上巡幸熱河於額德口麋  
射得熊一重九百斤又乾隆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上巡幸熱河於察爾射得熊一重一千斤守者云當日  
肖形雕木爲之空腹中置其骨齒其皮別以木篋盛之  
又佛龕兩旁陳設 純廟當日御用鎗一所衣之甲亦  
謹藏一巨篋中最後樓高三層供七丈大佛至第一層  
始見佛之頭面云碑亭內有四面碑一刻御製喇嘛說  
滿洲字蒙古字漢字梵字各一面

宣廟嘗作九九消寒圖凡九字每字皆九畫曰庭前垂  
柳珍重待春風 懋勤殿雙鉤成幅題管城春滿四字

南齋翰林按日填廓細注陰晴風雪皆以空白成字工  
緻絕倫每歲相沿遂爲故事見祁文端復徂亭詩集

咸豐初湘鄉曾文正公官禮部侍郎疏請復日講舊例  
并擬日講章程繪圖具說以進 特命禮部議奏時執  
政鶴舫相國穆彰阿心非之授意於大宗伯孫公瑞珍  
駁議以上旣而 文宗仍命舉行每月翰林院掌院學  
士進名單 上圈出十員於每員下 御筆註某月某  
日進講某書某節屆期恭進講義 召見陳對 上從  
容聽之行之葺年後以東南兵事日棘 宵旰憂勞遂  
輟講

同治初廷臣亦請舉行日講故事奉 兩宮諭 弘德殿行走徐桐李鴻藻每日講經史數事毋庸另派進講人員 弘德殿講書及至 毅廟親政猶未停止十三年秋方有重修圓明園之議一日徐公桐進講易節卦至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頗切直 上有怒意翌日 上謁 東陵歸 聖躬不豫比冬卽有 鼎湖之痛

同治初元 兩宮簾聽孜孜求治恭讀壬戌三月十五日 上諭前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命南書房上書房翰林等將歷代帝王善政及前史垂簾

事跡擇其可爲法戒者據事直書簡明註釋彙冊進呈  
茲據侍郎張之萬等彙纂成書繕寫呈進法戒昭然足  
資攷鏡著賜名治平寶鑑禮部侍郎張之萬太常寺卿  
許彭壽光祿寺卿潘祖蔭翰林院編修鮑源深修撰章  
鋈編修楊泗孫李鴻藻呂朝瑞黃鈺各賞給大卷緞一  
匹大卷江綢一匹欽此當成書進呈時潘文勤師草奏  
略云默思聖道上體 慈懷克基億載之承平尤賴  
兩宮之訓迪 簡嫺並治誠亙古而爲昭 堯舜同  
居實斯民所仰望維日孜孜於 祖訓旣祗對夫講  
筵及時汲汲於治功更取裁乎前史顧游義軒以迄明

代數紀傳以及編年充棟爲繁焚膏莫究欲裨 聖

治貴舉大綱

下略

又云竊思尙書斷自唐虞而專史則

起於漢世范紀並尊帝后而垂簾則著於宋廷撮舉政  
治之興衰兼列宮闈之事跡存史官之美刺按時代之  
後先謹系箋詞贅參論案

下略

謹按此

垂簾以後勵

精圖治以古爲鑑之盛軌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

也

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

兩宮皇太后懿旨命翰林

院檢討徐桐在

弘德殿行走授

皇帝讀三月二十

二日

命翰林院檢討徐桐爲翰林院侍講異數也後

來入直者皆以官秩較崇者任之

咸豐戊午彗星見欽天監按占驗書奏陳中有云光掃貫索宰相當之又云貴戚大臣有誅僂者又有云羽林衛士徙散又云大風損物其年大學士柏葑以順天鄉試主考關節伏法越三年辛酉乘輿出獮木蘭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大學士肅順皆以罪誅廣東香港颶風壞民居數千家皆其驗也族伯父筠軒觀察方直軍機處見此奏

筠翁又云咸豐四五年閒宮中屢見黑眚圓明園殿脊上每夕有惡鳥跼聲文宗親命侍衛以烏槍擊之不

可得

咸豐辛酉八月丁巳朔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天文家言六曜均會於張金星在軫張是爲今上命宮而六曜並會休徵符合論者皆頌禱中興不數年而金陵克復髮捻以次蕩平矣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辰刻日暈黃綠色帶青白色有抱珥紅色二月二十七日日冠抱珥一時方散見朱大理學勤日記

同治己巳六月二十日武英殿災自亥刻起至次日辰刻止延燒他屋至三十餘間所藏書悉燼焉至午刻



而軍機處收各衙門交開救火職名單者絡繹不絕有識者爲之寒心亦見朱大理日記

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申刻 天壇 祈年殿災延燒 齋宮凡七十餘間聞雷震而火作旋大雨火益甚自申至寅始滅奉 上諭本月二十四日雷雨交作

天壇祈年殿雷火延燒經官兵等救護撲滅本日據太常寺步軍統領衙門各奏火起情形相同太常寺奉祀劉世印職司典守疏於防範實屬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太常寺堂官一併交部議處壇戶孫榮德等均交順天府嚴刑審訊有無別項情弊按律定擬具奏五城

水會紳董等救護出力著該巡城御史傳旨嘉獎火災  
示警朕心寅畏實深惟有益加兢惕宵旰孜孜勵精圖  
治爾內外大小臣工其各靖其自矢精白乃心力戒因  
循修明職業用副君臣交儆之意

康熙五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八十五萬四千  
一百六十九兩乾隆十年普免天下錢糧二千七百九  
十四萬四百兩三十年同四十二年二千七百五十九  
萬兩有奇五十五年二千七百七十餘萬兩六十年二  
千七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餘兩 高宗朝海望爲戶  
部尙書上屢問戶部存儲之數海不對上促之海奏曰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使掌邦計盈虛之數臣當主之  
不煩 聖慮也蓋是時 高宗富於春秋海恐知府庫  
有贏偶萌侈心故不以告其後 高宗思之見於一論  
旨想見老成謀國用意深遠見朱大理學勤文集

光緒十九年奉 懿旨飭戶部將常年入款核計若干  
計各省關每歲徵洋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各省地丁  
每歲銀一千餘萬兩各省鹽課等計銀一千二百餘萬  
兩各省常關稅課銀三百餘萬兩各省釐金計銀一千  
三百餘萬兩各省茶稅當稅鹽商捐輸計銀三百五十  
餘萬兩各省雜稅銀一千五百餘萬兩裁撤長夫等項

計銀五十三萬餘兩加以洋藥釐稅併徵每歲約銀七百餘萬兩共八千數百萬兩已繕具清單由司農入告矣

各省州縣編查戶口例應年終具奏光緒十五年浙江省滋生民數統計男女大小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四千四百六十六丁口見浙江巡撫崧駿奏報吾浙兩遭寇亂人民凋瘵休養生息逾二十年漸見繁盛而杭州二府客籍居十之三是年秋九月霖雨爲災徧及十郡杭嘉湖尤甚疆吏循例奏報所據者編查保甲時挨戶冊子其塙實與否未可知蓋遵循舊章而已

光緒十六年正月浙江巡撫崧駿奏請將續訪杭州府屬未得請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照例旌表疏略云據在籍紳士前兵部侍郎朱智等呈稱浙江省杭州府志自乾隆四十七年修輯後迄今七十餘載復罹兵燹文獻無徵光緒六年開局重修蒐羅採訪隨時纂輯辛巳編成惟查有貞孝節烈婦女一門尙須補請 褒揚方足表章潛德前於光緒十年三月曾將採訪貞孝節烈婦女李韓氏等三千四百五十口呈請前撫臣劉秉璋具奏五月初四日奉 旨李韓氏等均著准其旌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行知纂入志

乘截至光緒十四年十二月止續又採訪得未經請  
旌之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共二千一十六口其中  
或屢遭寇難子孫大半無人或僻在鄉隅親友莫爲舉  
報姓氏僅存于家乘事跡祇見諸遺編查例載節烈婦  
女其實係阨窮堪憫或因世遠年湮未經呈報向有府  
縣志蹟可憑者准其補請 旌表等語今紳等採訪畢  
邵氏等事關閭郡志載歷時百十年之久數至千百名  
之多尤宜闡發幽光昭垂簡冊則前之李韓氏等已沐  
恩綸該畢邵氏等事同一律未便任其終湮造具冊  
結呈請專案具奏等情由杭州府核明加結具詳前來

奴才查該貞孝節烈婦女畢邵氏等或侍奉高堂克兼子職或撫存弱息得續宗祧或未婚而堅不字之貞或捐軀而矢靡他之志均屬隄窮堪憫孝義兼全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飭部照例補行 旌表以闡幽光而維風化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奉 硃批著照所請禮部知道欽此按前數年禮部議准御史劉恩溥條陳凡尋常旌表婦女仍照例彙題不得率行具奏志局採訪二千一十六口前中丞盧格於部章未及入告至是始得專疏請旌上邀 俞允蓋 朝廷激厲風教故 特允疆臣之請也採訪之事餘杭孫和叔孝廉樹禮獨任之

光緒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上以京師久雨禾稼受傷

親詣 大高殿拈香祈晴時應宮 昭顯廟 宣仁廟

凝和廟均派員勒載濂載漪貝子奕謨輔國公載澤

同日分詣拈香十一日再詣 大高殿及 宣仁廟拈

香六月初八日 諭步軍統領衙門奏京城內外因雨

後倒塌房屋傷斃人口大概情形所有現經查報之左

右翼長及中營等處傷斃之十六名口著該衙門酌給

賞卹此外如有續行查出者卽照此次賞卹一律奏明

辦理

十三日 諭前因京師雨水過多民居禾稼受傷迭經



諭令順天府尹等查明各屬被水情形迅速具奏茲據潘祖蔭等奏稱近畿一帶東西南三隅被災最鉅現據宛平固安良鄉房山通州順義等州縣及南路廳同知查報所屬地方或田廬漂沒或全村被淹傷斃人口甚多業經分派委員廣延紳士設法賑濟並擬添設粥廠請撥銀米等語小民猝遭水患蕩析離居覽奏殊深憫惻著照所請先在六門外酌添粥廠並於孫河定福莊采育鎮黃村龐各莊蘆溝橋六處一律添設加恩賞給京倉米一萬五千石卽行分領煮散以資急賑著派志顏李端遇胡聘之胡隆洵景灃徐承煜分往孫河等

六處稽查彈壓妥爲監放其各鎮開厰所需經費銀二千兩著戶部照數撥給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畿輔水災甚重深宮軫念彌殷著發去宮中節省內帑銀五萬兩作爲賑撫之需卽著潘祖蔭等遴派妥員分投散放以拯災黎欽此該府尹等務當仰體 聖懷認真辦理俾 慈恩徧及窮櫛勿任吏胥侵剋滋弊其密雲懷來及未經呈報之各州縣並著迅卽查勘覆奏另片奏東安武清等處已派員攜銀前往辦賑右安永定門外借用通惠河運米船隻並紮筏濟渡等語卽著督飭各員切實經理勿令災

民失所餘著照所議辦理該部知道胡隆洵旋因病出缺改派李鴻逵前往

六月十九日 諭前因天津等處被水成災業准李鴻章所請撥銀六萬兩先就被水極重之區辦理急撫惟念此次雨水過多災區過廣飢民嗷嗷待哺爲日方長尙恐不敷散放加恩著將奉天運京粟米一萬二千七百餘石並於本年江北河運漕米內截留三萬六千石撥給備賑其隨漕輕齎等項銀兩並著查照成案核解直隸作爲津貼運米之需李鴻章務當遴委妥員分別被災輕重核實散放不准吏胥稍有弊混用副朝廷軫

念災區有加無已至意

光緒十六年祿米倉虧短之案 欽派大臣盤查查出  
實在虧短米十五萬五千五百三十五石七斗六升六  
合花戶郭啟泰已獲張增祿王得海馬德山倉書陶斌  
何桂林嚴拏交刑部倉監督容恩孟守箴革職倉場侍  
郎興廉游百川革職留任十七年御史洪良品復疏陳  
倉場積弊太深請 飭嚴究尋有 旨興廉游百川均  
革職

十月初七日 上諭詹事府右庶子崇文片奏參劾大  
學士張之萬接納外官各節當派福錕潘祖蔭查奏茲

據查明覆奏該大學士接見外官或因面詢公務或係素有交往不得指爲結納營私北河灘廟宇外官來京者往往寓居非自今始不得因與張之萬廡所相近遂指爲夤緣奔競該大學士住居湫隘並無另設執客堂專談機密之事至所參僧人靜洲最爲親密傳訊該僧據稱與張之萬同鄉認識素有往來並未干預別事各等語朝廷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不稍持偏見張之萬老成穩練朝廷素所深知惟此次若不將參款確查虛實轉無以得是非之真現經福錕等逐一查明均無實據所參各節卽著毋庸置議前因臣工挾私參劾疊經

明降諭旨申誠再三以杜攻訐之漸該庶子豈無聞知  
乃輒以無據之詞誣謗大臣復敢附會災祥希圖聳聽  
至另摺附片所陳天文時務各節諸多謬妄若不加以  
懲處無以爲逞凡亂言者戒崇文著交部議處原摺片  
均著擲還張之萬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  
參遇事引嫌卻避惟當小心謹慎益加奮勉力圖報稱  
用副朝廷委任至意

神機營之設始於咸豐初年以僧親王領之

僧格林沁

至同治初醇親王管理規模益大舊設健銳火器諸營  
悉併隸焉其後講求海防購備外洋火器光緒初年北

洋大臣進克虜伯礮於是推廣購備新式槍礮命各營演習設立槍礮廠專派司員經理分捷勝精銳健利六營總名曰威遠六營步隊每營八十人而別設馬隊輔之又有八漢礮隊者挑八旗漢軍爲之也中營礮隊者則王自領之親兵也比年以來聞演練精良頗有材武之選廠中司員並有能通泰西語言文字者

滿人在同文館肄習

而成庚寅醕邸薨逝漸懈弛矣

光緒四年翰林院侍講張佩綸奏請閩海關榷稅改歸總督經理時香山何小宋文璟方督閩浙疏陳體察情形未便更張略言閩海關監督始於康熙二十三年其

時僅將南台廈門兩處口岸報部雍正七年始將南台等二十處口岸報部其初或由巡撫兼管或由監督專管本無一定乾隆元年歸福建總督管理三年總督兼轄閩浙始以關務改歸將軍七年由督撫臣題定徵稅口岸共十九處 列聖於此幾經詳慎比較而後垂爲定制率由罔愆督臣任兼兩省案牘紛繁加以臺防緊要旣不能躬親瑣務仍須掄委平時可信之員前往句稽與派協佐領等官亦復何異若派大員分駐總口誠恐收數未增耗費轉鉅尙章程不能畫一稽查偶有未周或初年竭澤而漁而來歲難乎爲繼或一時損下益



上而日久百弊叢生喜事紛更效略可觀更而滋擾抑  
又何裨疏上遂不果行海關監督人人視爲利藪何公  
生平清介自矢讓而弗居立言尤得體要余在史館見  
此疏因亟錄於此

曩見朱子涵家藏書札一冊簽署端肅遺事密札書凡

十一通中多度辭蓋樞垣章京某寄脩伯大理者

署名曰樵

客又曰守愚道人

茲摘錄其有關係者 千里草上書初十日

未下此處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蘭達下來說西邊留  
閱心台冷笑一聲十一日叫見面說寫旨下來叫寫明  
發痛駁夫差擬稿尙平和麻翁另作有是誠何心尤不

可行等句原底無之諸君大讚遂繕真遞上良久未發  
下並原件亦留中再叫起耳君怒形於色上去見面約  
二刻許下來仍未發下云留著明日再說十二日上去  
未叫起發下早事等件心台不開視云不定是誰來看  
日將中上不得已將摺及擬旨發下照鈔始照常辦事  
言笑如初二四者可謂渾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  
仍是垂簾可以遠禍可以求安必欲獨攬其權是誠何  
心按御史董元醇上摺請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又一通云召見時諸人等  
皆大爭老杜尤肆言無忌有若聽信人言臣不能奉命  
語 太后怒甚至手戰不已迨次日發下則笑聲徹遠

近矣

按心台指怡親王載垣耳君指鄭親王端華麻翁指焦赫瀛二四者謂願命王大臣八人也老杜指

杜

翰 又一通云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熱河值殷奠叩謁

梓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聞者無不下淚祭畢 太后

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一時許方出宮

燈輦頗有悲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連日頗爲斂戢

又云自十七以後八位見面不過二三次時亦甚暫

今則見面一時許足見自有主宰

按宮燈指肅順當時隱語肅字象形也

又一通云克帥密雲馬遞一報不知何事未發下十

三日克到叩謁梓宮未叫起亦不請見恐致疑也十四

晚到此夜往深談言伊等罪狀未著似未可驚拳兵諫

致蹈惡名某以八人者頗畏其虛聲勸其持重留虎豹  
在山且勿驚他恐伊等欲削其權隨後事更難辦也

又云元聖在此當爲盡心區畫隨時保護如仗廟社之  
靈得有轉關當勉爲元祐正人此閒先患內外患二今

釋其一但連日再面必遭奇妬弟與竹翁言能將斧柯

收回爲上策否則早回爲宜

以上皆樵客守愚書元聖謂恭邸克帥卽勝保竹翁

則曹公毓瑛也

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後暈厥囑內中緩散至

晚甦轉始定大計子初三刻見時傳諭清楚王大臣請  
丹毫諭以不能執筆著寫來述旨故有承寫字樣此蓋  
述 文宗疾大漸時事凡應用硃筆者以印代之 母

后用御賞印

印起

上用同道堂印

印訖

二印

大行

皇帝所賜也

按此八月十七以後事

此冊今爲張菊生元濟所得

咸豐十一年內閣奉

上諭御史董元醇奏敬陳管見

一摺據稱

皇太后權理朝政應請明降諭旨并贊襄

政務王大臣外再簡派親王一二人同心輔弼及請擇師傅以培德業嚴飭督撫將帥以資整頓等語我朝

聖 聖相承向無

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朕以冲齡

仰受

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御極之初何敢更易

祖

宗舊制且 皇考特派怡親王載垣等贊襄政

務一切事件應行降旨者經該王大臣等繕擬進呈必

經朕鈐用圖章始行頒發係屬中外咸知其臣工章奏應行批答者亦必擬旨呈覽再行發還該御史奏請

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甚屬非是又據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聽其輔弼一切事務伏念 皇考於七月十

六日子刻特召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

聖心自有深意又何敢顯違 遺訓輕議增添該王大

臣等受 皇考顧命輔弼朕躬如有蒙蔽專擅之弊在

廷諸臣無難指實參奏朕亦必重治其罪該御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兩端關係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議至朝夕納誨一節 皇

考業經派編修李鴻藻充朕師傅該御史請於大臣中  
擇一二人俾充師傅之處亦毋庸議其各直省督撫及  
各路統兵大臣業經朕明降諭旨令其共矢公忠嚴申  
軍律諒內外文武臣工必能不負委任以仰副 皇考  
在天之靈應無俟朕諄諄訓誡也欽此

董御史條奏請 兩宮垂簾聽政端肅諸人擬 旨

駁斥時勝保以欽差大臣兵部右侍郎統兵畿輔獨抗  
章論之余在秦中讀此疏備錄之 奏爲政柄下移無  
以服眾應請 皇太后親理大政並 另簡近支親王  
輔政以正國體而順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朝

廷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而專我朝君臣之分  
極嚴尤非前朝可比自文宗顯皇帝龍馭上升

皇上嗣位聰明天廩尙在沖齡全在輔政得人同民好  
惡方足以資佐理如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等非不  
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竟以之當秉政  
鉅任攬君國大權以臣僕而代綸音挾至尊以  
令天下實無以副寄託之重而鑿四海之心在該王等  
不過以承寫 硃諭爲詞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  
宗子繼承大統天與人歸原不必以 硃諭之有無爲  
定至贊襄政務一節則當以親親尊賢爲斷不得專以



承寫爲憑何也 先皇帝彌留之際近支親王多不在側仰窺 顧命苦衷所以未留 親筆硃諭者未必非以輔政難得其人以待我 皇上自擇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 嗣聖旣未親政 皇太后又不臨朝是政柄盡付之該王等數人而出擬 諭旨又非盡出自宸衷其託諸掣簽簡放請鈐用符信圖章在該王等原欲以此取信於人無如人皆不能相信民曷可畏天下難欺縱可勉強一時安能行諸日久近如御史董元醇條奏四事極有關係應准應駁惟當斷自 聖裁廣集廷議以定行止該王等果知以國事爲重亦當推賢

虛已免蹈危疑乃竟行擬 旨駁斥已開矯竊之端大  
失臣民之望 命下之日中外譁然自古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統兵將帥暨各省疆臣  
皆受 先皇帝特簡雖當勢處萬難無不思極力圖報  
者亦皆統於所尊故皆一誠不貳今一旦政柄下移羣  
疑莫釋道路之人見 詔旨皆曰此非吾 君之言也  
此非 母后 聖母之意也一切發號施令眞僞難分  
眾情洶洶咸懷不服不獨天下人心日形解體且恐外  
國聞知亦覺於理不順又將從而生心所關甚大夫天  
下者 宣宗成皇帝之天下傳之 文宗顯皇帝

以付之我 皇上踐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  
周公相之本朝攝政王之輔 世祖亦猶周公之相  
成王疏不閒親典策具在以周公之元聖尙不免管蔡  
流言逮風雷示警於金縢而忠愍益見現在近支諸王  
中能持大體邁於載垣端華者尙不乏人一口口之言  
應請毋庸過慮又如垂簾聽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稱爲  
女中堯舜羣情歡洽國本無傷我 文皇后當開國  
初年雖無垂簾明文而有聽政實用因時制宜惟期允  
當不易爲今之計非 皇太后親理萬幾召對羣臣  
無以通下情而正 國體非 另簡近支親王佐理庶

務盡心匡弼不足以振綱紀而順人心惟有籲懇 皇  
上俯納芻蕘卽奉 皇太后權宜聽政 二聖並

崇而於近支親王中擇賢而任仍秉 命而行以待我

皇上親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變更紊亂  
以承邇治於無窮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於

親親尊賢之大經既不相悖且於該王等亦可保全終  
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奴才先  
爲言之奴才忝爲大臣受 國厚恩屢奉 先皇帝

手詔嘉勉云朕所望於該大臣者至大至遠又奉有忠  
勇性成赤心報國等諭每誦 天語感激涕零今外

患固宜亟平而內憂尤當早慮奴才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願 皇上乾綱獨斷迅賜施行並請將此摺發交惠親王愷親王恭親王醇郡王公同閱看如有尙未盡善之處應令大學士九卿科道集議以 聞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謹不揣冒昧披瀝上陳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內閣奉 上諭御史鍾佩賢給事中孫楫奏請將載垣等造作之諭旨銷除各摺片載垣等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並於御史董元醇條奏一摺擬旨時擅自改寫各情形業經疊次降

旨明白宣示矣茲據該給事中等奏載垣等造作擅改之件不應載之 實錄儼同 顧命亦不應登之冊籍假託綸音擬請降旨銷除以期信今傳後等語朕奉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爲無見

載垣等種種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備悉所有造作贊襄政務諭旨確係矯傳自不應纂入 實錄中惟遽將其銷毀又恐無以示將來而徵罪案至董元醇所奏一摺當日發交載垣等擬旨原令其將所請垂簾暫理朝政飭令廷臣會議其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輔弼開具空名諭旨祇候簡派並於大臣中擇其可充

師傳之任者公同保舉乃載垣奏對時卽已嘵嘵置辯及擬諭旨遂敢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一切駁斥迨述旨時未卽允照所擬宣發而載垣等膽敢於次日發交摺件壓擱不辦竟將所擬諭旨堅請發下又以未用玉印不足爲憑再行瀆請斯時駐蹕木蘭遠距京師未能卽日回鑾若不暫允所請載垣等跋扈情形其勢將有不可問者是以隱忍姑從將所擅擬諭旨鈐蓋御印實出於不得已言念及此能無痛恨所有載垣等矯傳贊襄名目及擅擬駁斥董元醇諭旨著卽銷除惟此案係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等於內閣會同刑部議定罪名

伊等造作之諭旨二道卽著內閣刑部隨同本案檔冊錄存以著信讞並著軍機處卽隨此次諭旨照錄一分存檔另錄一分交南書房收存均著低二格寫以示區別庶使姦邪逆踪不得溷載方策以重綸音而昭炯戒欽此

同治四年春二月講官編修蔡壽祺疏劾議政王攬權納賄議政王欲建問壽祺 兩宮震怒初五日 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尙書朱鳳標戶部侍郎吳廷棟刑部侍郎王發桂內閣學士桑春榮殷兆鏞 諭以王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諸臣莫敢對 太



后屢諭諸臣當念先帝母畏王王罪不可追宜速議  
祖培頓首言此惟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太后  
曰若然何用汝曹爲異日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  
祖培奏言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後詳察以聞且  
言請與倭仁公同查明具奏太后始命退初六日倭  
仁等八人會議於內閣召蔡壽祺質證其事蔡惟指出  
薛煥劉蓉二人餘不能指實初七日諸大臣覆奏上  
太后出硃諭示諸臣且諭曰詔旨多有別字及詞  
句不通者汝等爲潤飾之祖培奏請添恭親王議政之  
初尙屬勤慎二語太后又諭曰此旨卽下內閣速行

之不必由軍機遂下 詔略云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  
奏恭親王事查辦雖無實據自出有因恭親王議政之  
初尙屬勤慎迨後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  
目無君上視朕冲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  
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諸多取巧妄陳凡此  
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  
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以示朕曲爲保全之意以  
後召見引見等項著派惇親王醇親王鍾郡王孚郡王  
四人輪流帶領特諭倭仁等受 詔出始 召見樞臣  
文祥等三人初八日惇親王上疏言恭親王事屬曖昧

徒以語言小失驟予罪懲情狀未明無以昭示天下  
皇太后遂諭孚郡王及樞臣文祥等傳諭王公大學士  
九卿翰詹科道明日於內閣會議以惇親王疏及蔡壽  
祺原疏並發閱視且令文祥等述所受旨是日詔  
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宣示恭親王過失斥退軍機處  
議政盡奪一切差使初九日兩宮召見大學士倭仁  
周祖培瑞常朱鳳標尙書萬青藜侍郎基溥吳廷棟王  
發桂殷兆鏞及軍機大臣等太后諭倭公等九人曰  
恭王恣肆已甚必不可復用又曰卽如載齡人才豈任  
尙書者而王必予之又曰惇王今爲疏爭前年在熱河

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爲我平決之 諭軍機大臣等則曰若等固謂國家非王不治但與外廷共議之合疏請復任王我聽許可也諸臣至內閣各述所受旨則大異是日押班者爲鍾郡王乃各引王爲證王言固皆聞之諸公相顧色然不成議而退十四日醇郡王及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皆上疏爲恭邸陳請 詔以各奏摺命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彙同前日惇親王摺一併議奏十六日 詔曰朕奉 慈安皇太后 慈禧皇太后懿旨前據惇親王醇郡王降調通政使王拯御史孫翼謀先後陳奏恭親王雖經獲咎

尙可錄用當交王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會同詳議具奏茲據禮親王世鐸等大學士倭仁等會議覆奏並據內閣學士殷兆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內閣侍讀學士王維珍給事中廉誠及各科道等聯銜各摺均以恭親王咎由自取惟係懿親重臣應否任用予以自新候旨定奪等語所見大略相同惟給事中廉誠等摺內所稱廟堂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閒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觀聽增宵旰之憂勞等語持論固屬正大而於朝廷辦理此事苦心究未領會雖前日面諭軍機大臣等隨同孚郡王赴內閣傳諭諸臣而科道仍有此語實

有不能不再行宣示者恭親王誼屬懿親職兼輔弼在親王中倚任最隆恩眷最渥特因其信任親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時於內廷召對多有不檢之處朝廷杜漸防微若復隱忍含容恐因小節之不慎致誤軍國之重事所關實非淺鮮且歷觀史冊所載往往親貴重臣有因遇事優容不加責備卒至驕盈矜誇鮮克有終者可爲前鑒日前將恭親王過失嚴旨宣示原冀其經此懲儆之後自必痛自斂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懲大誡曲爲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則悖親王等摺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會議耶茲覽王公大學士等所奏僉以

恭親王咎雖自取尙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脗合現  
既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卽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  
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此後惟當益矢慎勤力圖報稱  
用副訓誨成全至意至在廷臣工均爲國家倚任惟當  
同矢忠赤共濟時艱毋得因此稍存疑慮畏難苟安致  
蹈因循積習將此宣諭在廷臣工知之 李越縵先生  
日記載此事頗詳余嘗借觀節錄之蓋是時先生方主  
文勤家授其子讀也

文文忠

祥

在政府最久知大體有廉操恭邸初與相得

其後以

大婚保舉之事意不合自是事無巨細顯

與文相齟齬文相不能堪癸酉隨扈上陵歸卽欲請假  
恭邸賢王其待大臣猶不能無稍禡處

癸酉二月十三日醕親王奏請將山東所獲戕害僧邸  
之張凌雲致祭該親王園寢摺中有云去年係軍機大  
臣擬 旨現在乃 天子當陽迴不相伴等語恭邸  
閱之不懌令章京辦奏稿辯明其事朱修伯文勸阻不  
可李文正鴻藻又力言之而恭邸意未解卒奏之蓋兩  
邸意見之深始此

勝克齋保統兵院中頗自縱恣軍士飢寒不加體恤十

一月尙有露體者他省解到棉衣適勝欲作棉地毯辦



差者卽以棉衣之棉爲之軍餉解到先以開支私用月需二十萬所至雞鴨海菜綢緞諸物皆預儲攜帶以聽供求索蔣壩坐船內有女子二有待我五年之約營中頑童極多大都皆賊中生擒之小長髮也此袁篤甫在皖親見之者宜乎其敗也見朱大理筆記

光緒初元醮親王上懇賜矜全一疏奉 皇太后懿旨前據醮親王奏舊疾復發懇賜矜全當諭令王公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妥議具奏茲據奏稱該王因傷痛過甚觸發舊疾哀懇出於至誠自不得不量爲體恤擬請將該王所管各項差使均予開除惟每年 東陵 西

陵應行致祭時仍請飭宗人府酌開該王銜咨行太常寺擬定于向章改遣行禮之處題請遵行每月朔望及元旦各節及列聖列后忌辰誕辰應詣奉先殿行禮恭懸恭收聖容應詣壽皇殿行禮並大殿拜表仍照向例輪流行禮嗣後恭遇皇帝升殿及皇帝萬壽均擬請毋庸隨班行禮如遇朝廷大政仍宜時備顧問倘有條奏事件亦可於兩宮前呈遞等語均著照所請行至每年七月十月萬壽及元旦令節皇帝行禮時毋庸隨班慶賀均著詣壽康宮行禮該王公忠體國懋著賢勞自應量予恩施著以親王世襲罔替用示優異另

片奏菩隘峪工程重大請仍飭該王照料等語卽著該王隨時前往妥爲照料該王所管神機營本日已降旨改派伯彥訥謨祜景壽管理惟該王辦理多年經武整軍著有成效深堪嘉尙仍著將應辦一切事宜隨時與伯彥訥謨祜等悉心會商妥議籌辦以昭慎重欽此

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懿旨醇親王奕譞奏懇裁撤差使家居養疾一摺醇親王奕譞舊疾未痊卽著安心調理所有神機營一切事宜著毋庸會同商辦以示體恤一俟病體稍愈卽行具摺請安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初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前因 皇帝沖齡踐祚一切用人  
行政王大臣等不能無所稟承允准廷臣之請垂簾聽  
政並諭俟 皇帝典學有成卽行親政十餘年來 皇  
帝孜孜念典德業日新近來披閱章奏論斷古今亦能  
剖決是非權衡允當本日召見醇親王奕譞及軍機大  
臣禮親王世鐸等諭以自本年冬至大祀 圖丘

爲始 皇帝親詣行禮並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  
舉行親政典禮 皇帝聞諭後當卽長跪懇辭醇親王  
及軍機大臣亦以時事多艱萬幾鉅繁 皇帝日就月  
將學無止境如蒙從緩將來躬親庶務必更能貫徹無

遺益臻上理實爲天下臣民之幸再三籲懇情詞亦出至誠惟念垂簾之舉本屬一時權宜 皇帝繼統御極仰承 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當此典學有成正宜與內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濟艱難自應欽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卽行親政以慰深宮期望之意壇廟大祀均應親詣行禮以昭誠敬卽於本年冬至大祀 圓丘爲始躬親致祭並著欽天監於明年正月內選擇吉期舉行親政典禮所有應行事宜及應復舊制之處著各該衙門敬謹查照成案奏明辦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籲請體念時艱俯  
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合詞籲懇訓政數年伯彥訥  
謨祜等奏籲請從緩歸政以懋聖學各一摺覽奏均悉  
垂簾之舉出於萬不得已十餘年來深宮訓導欣見

皇帝典學有成特命於明年正月內舉行親政典禮審  
慎宣綸權衡至當不容再有游移天下之事至繁至頤  
皇帝親政之始容有未及周知全在各大臣共矢公  
忠盡心輔助內而樞臣外而疆吏均係股肱心膂之臣  
彌此丕基責無旁貸其各殫竭血誠力圖振作於應辦

事宜任勞任怨毋得稍涉因循推諉致負委任 皇帝  
幾餘念典本無止境一切經史之功繙譯之事尤在毓  
慶宮行走諸臣朝夕講求不憚煩勞俾臻至善總之帝  
德王道互相表裏 皇帝親政後正可以平日所學見  
諸措施用慰天下臣民之望當亦爾諸臣所至願也該  
王大臣等所請訓政數年及暫緩歸政之處均毋庸議  
至醇親王摺內所稱宮廷政治內外並重歸政後當示  
照現在規制凡宮內一切事宜先請懿旨再於 皇帝  
前奏聞俾 皇帝專心大政等語念自 皇帝沖齡嗣  
統撫育教誨深宮十餘年如一日卽親政後亦必隨時

調護遇事提撕此責不容卸此念亦不容釋卽著照所  
請行本日欽天監奏遵旨選擇吉期一摺 皇帝親政  
典禮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  
衙門敬謹預備欽此

光緒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

豫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奏重申愚悃籲請勉  
允訓政禮親王世鐸等奏再行瀝誠籲懇訓政數年錫  
珍等奏揆時度勢親政尙宜稍緩貴賢奏舉行親政關  
繫綦重各一摺覽奏均悉垂簾聽政厯稽往代皆出權  
宜之舉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冊昭垂可爲殷鑒前因



皇帝典學有成特降懿旨及時歸政此深宮十餘年來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應共諒故於十四日王大臣等合詞籲陳均未允准數日以來 皇帝宮中定省時時以多聆慈訓俾有稟承再四籲求情詞肫摯茲復披覽該王大臣等章奏瀝陳時事艱難軍國重要醕親王摺內兼以念及宗社仰慰 先靈等詞諄諄籲請迴環循覽悚惕實深國家際此時艱飭紀整綱百廢待舉 皇帝初親大政決疑定策實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旣據該王大臣等再三瀝懇何敢固持一己守經之義致違天下眾論之公也勉允所請於 皇

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爾中外大小臣工務當各抒忠赤盡力勸勉以期力振委靡其臻郅治於諸臣有厚望焉至錫珍等及貴賢摺內請飭廷臣會議等語 皇帝親政係國家及時應舉之盛典業經特降懿旨通諭遵行豈如臣下條陳事涉疑似者尙須集議況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兩次陳奏眾議僉同豈必待添入翰詹科道乃爲定論耶所奏殊屬非是著毋庸議醇親王前次片奏內有親政前期交卸神機營印鑰等語現既允准訓政醇親王亦當以國事爲重略小節而顧大局所管事宜仍著照常經理俟數年後斟酌情形再行降旨

欽此

光緒十五年正月十八日 上諭朕叔悖親王薨逝已降旨派員勒載轎前往奠醊朕於本日恭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親臨府邸賜奠用示篤念親親至意欽此

二十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御史屠仁守奏歸政屆期直陳管見一摺據稱歸政伊邇時事方殷請明降懿旨外省密摺廷臣封奏仍書皇太后聖鑒懇恩披覽然後施行等語覽奏殊深駭異垂簾聽政本屬萬不得已之舉深宮遠鑒前代流弊特

備及時歸政上符 列聖成憲下杜來世口實主持  
堅定用意甚深況早經降旨宣示中外天下臣民翕然  
共遵今若於舉行伊始又降懿旨飭令仍書聖鑒披覽  
章奏是出令未幾旋即反汗使天下後世視予爲何如  
人耶況垂簾權宜之舉與 高宗純皇帝大廷授受  
訓政之典迥不相侔何得妄爲比擬至歸政後只醅親  
王單銜奏件暫須徑達深宮醅親王密陳數條亦爲  
皇帝初裁大政軍國重要事件宮中定省可以隨時稟  
承並非著爲典常使訓政之事永無底止該御史此奏  
旣與前旨顯然相背且開後世妄測訾議之端所見甚

屬乖謬此事關繫甚大若不予以懲處無以爲逞臆妄  
言紊亂成法者戒屠仁守著開去御史交部議處原摺  
著擲還欽此

二十三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

懿旨御史林紹年奏督撫報效有關政體民生請旨飭  
禁一摺海軍爲經國要圖自光緒十一年創辦以來規  
模略具需款浩繁前據總理海軍事務衙門奏准由兩  
江等省於正雜諸款內騰挪巨款分年撥解天津交李  
鴻章發商生息各省籌解之銀專備海軍不時之需其  
每年息銀則以補海軍衙門放項之不足並無令各省

督撫報效之事該御史此奏乃以朝廷責進獻督撫肆  
誅求等語任意揣測危詞聳聽實屬謬妄林紹年著傳  
旨嚴行申飭欽此

二月初二日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

后懿旨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醮親王典禮一

摺 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醮親王奕

譔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  
殫竭心力恪共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  
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  
徒深宮知之最深實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

月初八日醕親王卽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來孝宗不改子傅秀王之封爲至當慮 皇帝親政後僉王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說肆其姦邪豫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誠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醕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後此邪說並進妄希議禮梯榮其患何堪設想用特明白曉諭並將醕親王原奏發鈔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規超越古今卽賢王心事亦從此可以其白嗣後闕名

希寵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爲此通諭中外知之醅  
親王原奏云臣奕譞跪 奏爲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  
論恭摺具奏仰祈 慈鑒事臣嘗見歷代繼承大統之  
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備載史書其中有適得至當者焉  
宋孝宗之不改子偁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亂之道焉宋  
英宗之濮議明世宗之議禮是也張璠桂萼之傳無足  
論矣忠如韓琦乃與司馬光議論牴牾其故何歟蓋非  
常之事出立論者勢必紛沓擾攘雖乃心王室不無其  
人而以此爲梯榮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視爲莊論者  
正復不少恭惟 皇清受 天之命 列聖



相承 十朝一脈至隆極盛曠古罕覯詎 穆宗毅

皇帝春秋正盛遽棄臣民 皇太后以 宗廟社

稷爲重 特命 皇帝入承大統復 推恩及臣

以親王世襲罔替渥叨 異數感懼難名原不須更

生過慮惟思此時 垂簾聽政 簡用賢良廷議旣

屬執中邪說自必潛匿倘將來親政後或有草茅新進

之徒趨六年拜相捷徑以危言故事聳動 宸聽不幸

稍一夷猶則 朝廷徒滋多事矣合無仰懇 皇太

后將臣此摺留之 宮中俟 皇帝親政時宣示廷臣

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萬歲勿再更張如有以

治平嘉靖等朝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 慈命嚴切 皇帝敢不欽遵是不但微臣名節得以保全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實爲至大且要所有微臣披瀝愚見豫杜僉壬妄論緣由謹恭摺具 奏伏乞 皇太后聖明洞鑒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奏上留中

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朕欽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懿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於所生而禮有經權尤必折衷至當方足以昭示來茲恭讀 高宗純皇

帝御製濮議辨援引禮經垂爲定論稱所生曰皇帝本  
生父歿則稱本生考立廟於其邸第爲不祧之廟祀以  
天子之禮合乎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  
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 聖

訓煌煌昭垂萬世洵爲協於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  
文宗顯皇帝誕承大統光緒元年正月醅親王奕

譔密陳豫杜妄論一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  
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傅秀王之封爲至當將來如  
有以治平嘉靖之說進者務目之爲姦邪小人立加屏  
斥等語持論正大敬徵 高宗純皇帝御論正相昭

合其志慮之忠誠防維之深切方之古純臣何以加茲  
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吳大澂之奏特降懿旨將王之密  
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軌超軼前代而  
醇親王寅畏之本心從此昭然若揭詎意天不假年溘  
然長逝痛惜之極悲感彌深醇親王著定稱號曰皇帝  
本生考所有一切飾終喪祭典禮自宜恪遵

祖

訓詳定彝章用遂皇帝恩義交盡之忱兼表賢王終始  
不渝之志著派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翁同龢孫家鼐會  
同禮部妥議以聞欽此

醇賢親王薨逝一切典禮皆創行 皇上詣府行祭奠

禮祭文由翰林院恭撰其文起首日維年月日 皇帝  
謹致祭於本生考醕賢親王之靈云云常熟翁檢討斌  
孫撰擬文內有云誦戒勉二詩已括周孔傳心之要讀  
防微一疏足杜宋明議禮之爭此一聯最爲警切蓋  
王嘗進戒勉二詩於 上又有杜漸防微之疏也

蕉廊脞錄卷一終

蕉廊脞錄卷二

求恕齋叢書

錢塘吳慶坻撰

吳興劉承幹校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戶部尙書倭仁奏請將軍需報銷變通辦理一摺據稱軍需報銷向來必以例爲斷然其閒制變因時亦有未能悉遵之處各省軍需歷年已久承辦旣非一人轉戰動經數省則例所載征調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半資勇力兵與勇本不相同例與案遂致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駁查不過求其造報如例而各處書吏藉此需索糧臺委員借以

招搖費無所出則浮銷苛斂等弊由此而起請將同治三年六月以前未經報銷各案開具簡明清單奏明存案并請飭禁勸捐歸補名目等語所奏係爲因時杜弊起見軍需報銷一事本有例定章程惟近來用兵十餘年蔓延十數省報銷款目所在多有若責令照例辦理不獨虛糜帑項徒爲委員書吏開需索之門而且支應稍有不符於例卽難核准不得不著落賠償將帥宣力行閒甫邀恩錫旋迫追呼甚非國家厚待勳臣之意著照所請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處辦理軍務未經報銷之案惟將收支款目總數分年分起開具簡明清



單奏明存案免其造冊報銷此係朝廷破格恩施各路  
統兵大臣各省督撫具有天良務須督飭糧臺委員核  
實開報不得因有此旨任意影射浮冒並著嚴禁勸捐  
歸補名目及私設釐卡等弊如有不肖委員仍以前項  
情弊巧爲嘗試別經發覺除將承辦各員嚴辦外必將  
各該統兵大臣及各該督撫等從重治罪部中書吏如  
有在各處招搖撞騙朦混包攬者并著嚴行拏辦以懲  
奸蠹其自本年七月起一應軍需凡有例可循者務當  
遵例支發力求撙節其例所不及有應酌量變通者亦  
須先行奏咨備案事竣之日一體造冊報銷不得以此

次特恩妄生希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謹按軍需報銷自乾隆朝刊頒則例准銷各款有條不紊然蔽事之後造冊請銷一收一支不能針孔相符於是部吏得以持其短長嚴加駁詰而所謂部費一款每百幾釐幾毫者數遂不貲自帥臣以逮末僚凡廁身行間勻攤追賠無一漏脫存者及身死者子孫久迫追呼非呈報家產盡絕由地方官驗明加結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其有前經帥臣奏咨後難結算者則歸用兵省分州縣流攤名爲軍需挪墊兵差挪缺等款亦動經數十年始得歸補而州縣又不勝其累是以部費一說視爲固然萬

口同聲略無隱諱蓋自停遣督餉大員後每遇征伐帥臣兵餉兼操內而戶部外而藩司支數可稽用數無考而軍中大小將吏得以多立名目肆爲侵冒皆恃部費爲護符貪狡成風眞堪痛恨然猶全用旗綠官兵調發若干死亡若干人數尙有可核而浮冒侵漁弊已如是若此次廣西髮逆倡亂搶匪繼之島夷又繼之回匪又繼之越時至十四年行師至十餘省招募之勇十居七八經制之兵十纔一二某路某帥招募若干撤換若干某路某戰傷亡若干更補若干其立營補額均未隨時奏咨備案其隨營執事文武員弁條入條出亦不報部

存查爲薪爲糧扣曠扣建紛紜轆轤無從清釐各路統  
兵大臣肆意專擅非不知事後報銷無憑核算必成不  
了之局亦惟賴別籌部費耳乃荷 聖主如天之仁不  
以擅行召募浮冒滋多逐年參稽水落石出行專制之  
嚴譴追濫費之帑金轉蒙 大賚宏頒錄功宥罪既往  
不咎咸與維新凡在事之獲保身家者不下數千萬人  
而州縣得免於流攤部書失望於需索 湛恩汪濊開  
國二百二十年所未有也當癸亥甲子之交江南官軍  
嚴圍復合百道環攻收復之機端倪可覩戶部書吏知  
復城之不遠也報銷之難緩也約同兵工兩部蠹吏密

遣親信分赴髮逆被擾各省城潛與各該省佐雜微員  
中狙詐狡黠向與部書串通又能爲筦庫大吏關說者  
商議報銷部費某省每百幾釐幾毫粗有成約一面遣  
派工寫算之清書攜帶冊式就地坐辦蓋各省藩糧鹽  
關四庫款目及捐輸釐金等項存庫舊籍報部清冊其  
名目省各不同不得不就地查核以求符合此輩資斧  
紙筆皆由部書墊給統歸分年准銷部費內增扣歸款  
合計所墊在數萬金而其時王夔石中丞方官戶部郎  
中灼知將來報銷萬無了局因創請免冊報私議堂司  
同僚中多有聞而善之者至是江南報捷中丞適以京

察授湖北安襄鄖荆道將出都矣倭大司農約同堂上官密取中丞議稿參閱酌定七月十二日齊赴戶部內署召司員中工楷書者數人扃內堂門某錄稿某用印某繕摺至漏三下辦畢乃偕各堂官隨議政恭親王詣宮門遞摺 兩宮皇太后召問稱善 命卽頒諭宣示中外 詔書旣降都人士歡聲如雷各部書吏聞而大駭有相向泣者茲事詳見李黼堂中丞寶章齋類稿此同治朝曠典也不可以無記

家荔裳侍郎嘗語人曰林文忠辦事必替人設想故人感之入骨此可爲用人之法自其爲知府以至總督凡

所辦之案皆鈔有副本凡二十六馱目錄四篋以二僕專司之其明察非由寄耳目於人蓋遇事好問開誠以待故人亦樂於傾吐也

益陽胡文忠公薨於軍羅少村觀察祐從文忠久哭之慟將斂少村以手按文忠胸閒雖微冷而與肢體異久之若翁翁動力持勿遽斂猶冀其復蘇也至三日摺弁回文忠疾亟時奏請開缺之摺奉 硃批湖北巡撫著李續宜暫行署理接統各軍少村乃附文忠耳大聲讀之文忠平日兩目光如電至是忽大張若微領之者侍者駭走旋一暝不復視少村再按心閒則方寸寒於冰

鐵矣文忠血誠謀國耿耿寸丹死而不死必待親聞  
俞旨付託有人而後瞑也

胡文忠公在黔日先大父與吳文節公合疏保之其後  
往來書牘甚夥親筆數通在晉陽日爲陸紫英攜去今  
檢得二通爲文忠集中所遺者錄之如左文云仲昀老  
伯大人閣下奉手諭感誦不能去手敬想鈞候萬福勳  
望日隆至以爲慰制置全蜀其地吏治民情殆不如秦  
地之瀟美黔中之禍迄無定局邊防虛糜殊少良將竊  
謂近年大局自以求將才爲先務大寇未平民且狡起  
戎心一盜夜呼千人駭辟篝火狐鳴所在皆是求將於



已亂之國是所謂亡羊而補牢也求將於未亂之國是所謂未雨綢繆也蜀人多聰明伶俐之士頗少負固不拔之槩以全省之大必有奇才老伯之慧眼求之必有應召而至者矣椎魯質直不愛錢不怕死庶幾得之至吏治之積實兵禍之所由起老伯大人明於天人之際卓識遠猷曲成不遺在外近四十年封疆老臣中外一人而已殆如裴晉公之於唐韓忠獻之於宋庸淺如姪不必贊詞楚邊不必設防徒糜餉精與其設防於邊而日久懈生終不可戰不如物色良將於督標另置選鋒嚴立課程日夜訓練

城市之人卻不可恃南塘選兵必取鄉僻之人樸而耐勞也

且有警隨機應變平時有藜藿不採之威臨事有折衝千里之勢計無有切於此者矣時局所慮在無將無餉而實則兩患仍在當事之非才譬之草木均可爲藥惜無嘗百草之人詳其性審其味而因病處方耳又嘗試之始必猝然遇毒因而自悔其初心則視天下無可爲之事聖賢豪傑睿知過於常人然古無不受欺不喫虧之豪傑也仙佛尙有魔劫況以身任天下者哉軍興六年矣凡天下之財如鹽課釐金牙帖捐輸均可濟餉有人經理以開其生財之道行閒諸將能尙廉恥敦氣節力戰制賊以節其流則數年內浪費之財豈尙不足耶

湖北兵政吏治人才殆難言狀而兵勇之怯懦將備之  
虛憍亦一時無兩目下城賊之食將絕倘無他變或可  
倖成秦餉爲襄陽土匪猝起久不到營隆貺至厚無如  
匪不滿千府縣自潰秀帥發兵又潰昨以南岸千二百  
人援剿或有濟乎騶從入蜀必先求者姪之餉耳迪庵  
與姪之水師敢戰人能言之老伯亦素信任而不疑姪  
之立志必使營哨之官盡廉潔不私一錢其章程所定  
薪水又實足以養其廉而兼有愛士之餘力擴充此義  
楚軍可以大強亦可以久而不弱然此時積欠近三十  
萬強兵與弱兵廉將與貪將混而同之或且軒輊而偏

私之是則天時人事之不可以理解者矣幼讀李忠定傳輒憤不能食今則曉然於命之所在乃轉坦然矣武漢若復肅清境內尙有所待姪意欲添舟以載陸師如杜征南王龍驤之蹟古人以舟兼陸如平淮夷而賦江漢之詩及漢之樓船橫海下瀨句踐之習流夫差之餘皇呂蒙之伏精兵冒白衣皆未嘗不登岸也若得水師之專水戰者八千人分爲兩翼得陸師之習陸戰者萬二千人分爲兩部各以一留後以一東征陸軍亦載於舟中水師先導陸師突起擊之出不意而攻不備吳會之地必可速勝舟中攜三月米錢薪煤則陸師可三月

不匱水師所攜亦如此惟三月之火藥礮子各須三十萬筋而陸師之坐船必須另造大不易易耳其必分兩班者凡戰久必多傷必疲兩班則力不疲而戰守胥有賴耳且深入與賊戰可倖大勝賊必堅守不出以老我師以遲其故智我仍登舟以歸賊知班師矣必他計而改途後之留守者改爲征兵飄忽千里豈非將軍從天而下耶多方亟疲之法莫捷於此即使無功亦使賊多備而虞我力爭上游則於吳越之事必紓

水師舳板十  
六人長龍廿

人其大者或倍之再倍之必不能舍舟而陸此非另備一軍不可水師易強在哨官得人頭工舵工得人則一船之人不能退亦不能逃逃則自溺耳陸師束伍難於水師亦異於水師故陸師難強非另以陸師改水師

不可。其陸師之長夫每十人須三人，又必另覓人以駕舟。是又於長夫之外添一枝水手，經費頗繁。其設計爲此者，特取其神速出入變化莫測耳。又陸師藉舟以運其神奇而長夫又必不可少。蓋深人之時，或江岸以內一百二百里須安營壘，故費不可省耳。如此計不可爲，則非節節打通，不可竊料賊之堅守已成，慣技非三五年所能藏事而天下之財力竭矣。東南之賊黨多矣，吳越之禍端又必日亟。惟姪之從事除黔中外從戎已三年，絕無三日之餘糧，足以從吾所志。上年欠餉太久，一潰了事。本年又欠至數千萬軍心尙堅，軍政尙有律然心彌苦矣。安得粵西始事之時，餉假我三四十萬金，得以添船添勇爲此大舉，亦不過空言無補耳。以老伯知己之感，故敢發

其狂愚以備異日之采擇姪師久無功心跡不能自見  
卽欲自陳惴惴然恐其不情中朝大老自黔中作守後  
音驛不時不惟不敢亦不暇伸紙作書意緒萬端詞不  
能擇尙乞鑒恕愚姪胡林翼頓首又一通云仲昀老伯  
大人鈞座時局艱難一年之中禍變若此讀手諭如讀  
劉子政屈靈均文字抑塞悲憤憂思惘惘皖南北軍情  
已另疏前函中金陵蘇常及分犯嚴州之賊均已並力  
西犯若知滬瀆之兵不足顧忌而鎮江揚州之兵固守  
尙自恐不贍故得悉數西犯而無復忌憚矣鄂餉自蜀  
吳阻兵商賈不通積欠甚鉅近年疊臣非復大公無我

仁愛鄂民如老伯之在秦在蜀時也且各省亦均爲京  
餉迫切自顧不暇惠不及鄰時實然也固不足責惟水  
陸亦萬人欠餉三百萬以飢軍禦強寇如履春冰臨白  
日一生危殆固在意中天末孤臣一身不足惜獨惜以  
僨事被惡聲而東南七省均將同流合污爲賊所淪胥  
而鎔成一片耳刻下援賊眈眈日伺吾釁軍出雜沓批  
答甚煩前月大病尙不得死活亦癢耳手此載請鈞安

林翼頓首

沈文定在樞廷最久兼管譯署值外交艱棘之秋日本  
侵我琉球之案俄羅斯還我伊犁之案臺臣講官交章



論列咸咎總理衙門之失機文定承文文忠竇文靖後  
一意持重 東朝憚於發難 德宗正在沖齡不得已  
之苦衷固不能歸罪文定一人也其持躬清介爲同朝  
所無外吏餽贈多卻而不受所居東廠胡同邸第門外  
不容旋馬入朝從未乘坐大轎與後來風氣迥不侔矣  
然其官戶部時以持正幾爲榮文忠祿所傾厥後文忠  
入政府 孝欽顯皇后恩禮有加後亦稍稍惡之嘗因  
病請假比疾亟 孝欽一日語善化曰榮祿用心太過  
有時有偏處我從前幾受伊欺蒙善化因從容請 太  
后詳言之 太后曰榮祿在內務府時屢言沈桂芬之

壤處且言不將沈桂芬調開不好辦事吾亦疑沈桂芬太迂謹一日貴州巡撫出缺適沈桂芬未入直我有旨放沈桂芬爲貴州巡撫而寶鋆李鴻藻堅不承旨謂本朝從無以軍機大臣尙書出任巡撫者沈桂芬在軍機多年並無壤處臣等皆深知之如 太后不收回成命臣等萬不能下去碰頭者再我乃允許之此事實爲榮祿欺我也善化嘗與榮泛論舊日樞臣榮頗詆吳江甚矣大臣之忤刻也

崇公綺謝病不出者二十餘年己亥有 旨將召用日與靜海相國密謀廢立事一日相約至榮相宅榮直樞

廷未歸二公坐以俟榮相歸二公袖一稿以東朝有廢立意告榮且援漢霍光事相證冀榮贊助之榮曰此何等事而兩君鹵莽爲之乎且不慮外人干涉乎二公意未已榮遽拂衣入內二公乃踉蹌去其後慶親王以李文忠詢各國公使語上聞此議始寢

今上宣統之初以醇親王載灃爲監國攝政王所有攝政王禮節經廷臣會議奏請奉旨准行凡十六條

府第定於西苑中海劃出集靈園一帶並於三所卽阿哥所作爲平日休息之地命鑄金章鈐於諭旨

自十一月二十一起卽在養心殿召見樞臣賜

坐惟梁敦彥不賜坐 召見畢卽看書至懋勤殿選用  
書籍

隆裕皇太后移居長春宮東暖閣 上居西暖閣便於  
照料俟 召見事竣 上仍至 養心殿傳膳休息  
兩宮甚爲親愛

景廟上仙之前數日忽 命匠人將瀛臺舊設之杙橈  
鋸其足若干寸 語侍臣云將爲若輩之用頃 召見禮  
節例需用矮橈一時未備惟內務府大臣知前日之事  
猛憶及之遂取以應用亦奇兆矣

孝欽顯皇后訓政時凡臣工密奏留中者扁鏞數篋其

鑰匙自帶嗣於病中付 隆裕皇太后收藏頃已由  
攝政王請鑰匙下將於暇時一一披閱另備二篋存儲  
近日要件其鑰匙亦自行佩帶云

順德李文誠公於光緒二十年七月順天學政任滿還  
直 南齋時邊事日亟公與同直陸公潤庠張公百熙  
陸公寶忠聯銜奏請起用恭忠親王略曰倭患之貽誤  
於前日者不足言矣此際前茅失利藩籬全潰疆臣無  
囊底之智當軸窮發蹤之方上無以酬浩蕩之施外無  
以塞臺諫之劾推原其故毋亦當國者處疏遠之地而  
懷疑畏之罪也夫同一李鴻章何以前時所向有功今

日一籌莫展同一倭國何以往時犯臺灣而不利今日戰高麗而無前外朝諸臣皆病政府非才不知以今日事勢揆之固然其無足怪也夫以禮親王世鐸之才思平庸其不足以驅駕李鴻章亦明矣領袖如此餘人之退聽者可知政府之執政權者如此總署之稟承政府者又可知一旦事會艱危計維仰稟宸謨規避擔荷救過不暇何論立功此次軍務遂至仰煩宸廡添派大臣會議夫既增派則政府安用政府尙不足恃會議又安有權無惑乎其無功也疆臣視政府爲避趨政府又聽疆臣爲進退兩相推諉卽互相貽誤究其用意避

處分焉而已一歸宸斷庶隱然自立於無過之地縱有降謫爲罪亦輕此其爲計甚工而不知國家已陰受其病也然而勢使之然也夫事勢至今日無人不知恭親王之當棄瑕錄用矣然而政府不敢言前日不言而今言是自求禍也外廷不敢言以爲言之未必用且罪在不測也夫時事至艱危而猶避不測之罪是國家養士終無食報之日也養士又安用哉夫恭親王之過失自在皇太后皇上洞鑒之中臣等亦無勞多瀆矣特念咸豐末年時事之難有逾今日計其才具在當日實收指臂之助揆以當日之成效責以今日之

時艱或冀一番振作若慮不堪任使再有負乘則以

皇太后之聖明臣知其不敢再負 聖恩自速官諫

臣愚以爲今日者允宜開張 聖聽豁除瑕類庶收其

識塗之效以贖其往日之愆如得請於 皇太后則

國家之福寶式憑之語曰君子不施其親又曰故舊

無大故則不棄其於今日事理若合符節詩曰發言盈

廷誰敢執其咎今樞廷無執咎之人而築室有道謀之

患豈發言盈廷無一人能決是非足以啟 聖心而贊

廟謨者臣實恥之臣實痛之計 皇太后 皇

上聖慮崇深未必不曾紓 宸眷但早收一日之用或



早成一日之功字內生靈免於塗炭其有繫於億萬  
年丕基之遠者實非淺鮮若遲久後用無論挽回匪易  
一經敗壞方議拯救縱使及事所傷實多疏且上公慮  
天威不測願獨受其咎摺末有臣文田主稿語陸張  
諸公固不許乃刪之書御稱旨由是廷僚交章奏  
請者踵相接九月初一日恭親王遂以管理海軍大臣  
督辦軍務節制前敵諸將帥逾月復入軍機

光緒季年創行立憲議改官制樞臣頗主其說張文襄  
駁之電文四千餘言中間無事自擾數語意蓋有所指  
乃未幾而九年籌備章程出文襄入樞府年餘尋以疾

薨於位而世變已不可究矣讀此文有餘恫焉 議改  
外官制事敝處昨電復京師錄稿奉覽其文曰效電悉  
愚繹 諭旨以定官制爲立憲預備則此次官制之應  
如何改定自有關於立憲之利害爲主其無關憲法  
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張轉致財力竭蹶政事叢脞人心  
惶擾攷各國立憲本指不外乎達民情采公論兩義此  
二事乃中國聖經賢傳立政之本原唐虞三代神聖帝  
王馭世之正軌心同理同中外豈有殊異 聖諭剴切  
深厚自應切實籌議推行謹分條奉復如左一設四鄉  
識局議事員董事員詳讀尊電各條惟設鄉官設議事

會董事會兩法有關立憲本意竊惟中國風尙鄉紳自愛者以不管公事爲有品或遇有關利害安危大端偶一任之或必須地方官敦請始來與議其平日自願管地方事者及好管地方瑣細事者多非端廉之士若槩名爲官必不免徇私作威包攬利權嚇詐鄉愚抗擾政令諸弊故四鄉分理細故詞訟之鄉紳不宜名之爲官只可同爲鄉長若當日團長團總之例亦不宜襲日本分區之制名爲區官查咸豐同治年間髮捻爲亂皖豫山東及直隸南數府處處辦團流弊滋多除黔團通賊謀逆如苗沛霖之類不計外卽不爲匪之團亦多有抗

糧抗案擅殺尋仇諸弊幸官軍剿平髮捻諸團或懲或散始漸救平今豈可導之使亂至議事董事兩會未嘗不可設立但一須正其名義二須定其權限名義者只可名局不可名會查各省府縣多有紳局或主捕盜清匪如廣東之安良局沙田局之類或主籌費濟公如四川之三費局夫馬局陝西河南之車馬局之類此外隄工善舉各局所在多有名沿其舊則不僭不驕屏去會名使不至爲江湖會聯莊會三合會哥老會各種作亂之會匪所影射此名義也權限者議事之員但許有議事之責不予以決斷之權其議決之可否悉由官定以

審度其可行與否至董事之員只可供地方官之委任  
調度不宜直加以輔助地方官辦事之名若權限逾分  
必致官爲董制事事掣肘雖有地方監督之說徒存虛  
文而已其爲害殆不可思議故議事之員能議而不能  
決董事之員宜聽官令而不宜聽紳令此權限也尊電  
因擬裁知府故未言及府城之議事董事各員茲鄙意  
擬請仍留知府則府城亦應照州縣辦法層遞設立議  
事局董事員其權限亦與州縣之紳董同以總達各縣  
之民情供知府之委任惟分理各鄉讞局之鄉長及議  
事董事之員須由本縣人公同推舉其推舉此各項紳

董者必須家有中人產業而又素行端謹者方許列名爲推舉人由官選定派充稟報如公派不公准其赴省控告民舉不公准本縣官停議另舉如此則民情可上達公論可上聞而紀綱等級尙未廢棄破除紳謀官斷互相補揀似與 朝廷勤求民瘼之意相合俟行之十年以後學校日增士民智識日開道德日進設有囂張惡習狂悖言行隨時訓導儆戒俾其道德之效不致爲犯上作亂之行其智識之效能諳習一鄉之情形明曉全國之大勢並能通知中外交涉之大端國家政事兵事之梗槩究其要歸必其智識不離于道德尙武不越

乎法律範圍方爲合格屆時體察果能臻如此之程度再議立憲之大舉自然有利無弊若十年以後人民道德未能盡純智識未能盡充則尙須從緩僅照以上所言各府縣分設鄉長分設議事董事各員官紳互相維持策勉亦足以破壅蔽杜徇察窮簷之疾苦采巖穴之良謀尙不至大有流弊也一議改州縣之制攷本朝沿明制州縣分三等曰繁曰中曰簡本有等差與漢唐縣官之制大同小異今欲重其品秩而又分爲三等則大縣稱州中縣稱廳小縣稱縣可也蓋外間同知稱廳理民通判理苗分防州同州判民間亦稱廳似體制

較州爲稍遜至廢去知府而令大縣稱府則似有未安  
各省幅員遼濶輪舶罕通每一府所轄少則四五縣多  
者至十縣各縣距省遙遠極遠者至二千里賴有知  
府猶可分寄耳目民冤可伸理災荒可復勘盜匪可覺  
察飭緝若盡歸省城攷察豈能徧及待該縣稟報至省  
禍亂已成控告到院司民命已斃矣故裁去知府一說  
萬分窒礙勢有難行稱府而無屬縣名義亦難解似不  
必蹈襲日本之故套以東京西京大阪三處專名府也  
既有屬縣則事繁體尊附郭之首縣不宜裁矣至每州  
縣各設佐治官分掌財賦巡警教育監獄農工商及庶



務甚爲有益惟員少不足濟用祿少不足養廉員多俸厚經費太鉅今日州縣之俸大率因處分被罰其養廉亦多司庫因公款扣抵不能全領安有餘力鉅款爲新設之州縣佐治官籌俸廉哉似宜聽州縣量力延訪委員較爲可行一議改省城院司各官之制第一層辦法諸多不便院司合爲一署同畫一稿定時入署一節曷刻有限必致草率敷衍一也京城每一部皆一類之事然且每司各自有印各自有稿若一省督撫及各司道則兼有各部之事若併爲一署無此廣大廡舍能容許多官吏能存許多案牘二也近因患責任不專故督撫

只留其一今設兩丞豈不又添兩巡撫乎定多牽掣推  
諉三也院司局各有等級各有責成各有印信能自行  
文牘其閒交駁異同亦可收匡助之益卽有謬誤責有  
攸歸倘併爲一稿必仍是一人作主若督撫矜矜則兩  
司徒畫黑稿若兩司跋扈則督撫祇如贅瘤六部堂官  
雖多仍是一人主稿先行東三省事務較簡豈能以例  
內地外省衙參之期司道公見不過略譚大指並不能  
立時籌定辦法大率有重要事必須與司局著重之一  
二員或二三員便坐燕見或至日晡或至夜分縱談深  
慮反復籌思乃能籌定一議卽京部堂司商推要政亦

都是司官赴宅內詳陳密談乾隆以前名臣皆是如此若到署片刻不查案不思索恐未能遽籌得至當不易之辦法四也至於府縣文牘直達於省由省徑行州縣一節查照例公牘無論上行下行乃是層層遞轉若緊要事體州縣一面徑稟督撫一面分稟司道局府謂之通稟通詳督撫亦徑批札州縣軍興以來此類甚多至今猶然不患不能直達也至每省設高等審判廳行政司法各有專職一節尤所未喻一省之中臬司卽是高等審判廳矣另設一廳何爲若謂臬司是行政之員須另有司法之官則臬司問案擬罪仍須督撫核批達部

者須督撫核轉總須俟部復始定然則臬司及督撫卽是司法之行政刑部卽是司法矣何必剿襲東語多此紛歧哉傳聞獻議者並有擬由高等審判廳以直達法部督撫但司檢察不司裁判之說不勝駭異想貴大臣未必允行假使萬一采用其言則以後州縣不親獄訟疆臣不問刑名昔孔聖知本專論聽訟魯莊勝齊惟恃斷獄若州縣不審判則愛民治民之實政皆無所施以此求治未見其可且外州縣距省或數百里以至二三千

里若裁去知府則冤獄偏斷何處申理小民尋常訟案亦必將賣產爲資赴省上控卽使省控而督撫臬司

亦不能審判仍須取決於法部理院夫老弱窮瘝安能  
奔馳數千里而京控乎京師部院能日訊全國數千萬  
起之訟案乎假如文武官吏有犯而督撫不能審判何  
以號令屬官乎第二層辦法似尤多窒礙之處民政以  
警察爲大端乃臬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臬司而屬藩司  
理財乃藩司分內事何以不屬藩司而又別立財政司  
且通省財政關係極重而秩視運司轉較學臬爲小卽  
如現在藩學臬運糧鹽關河權限本自分明不相淆混  
乃亦議改變則尤可不必矣若知府一官鄙見必須留  
之不宜裁撤因其去民較近轄屬較小可爲院司分任

攷察旣留知府則巡道似可裁撤惟各省設巡道之本  
意大率以兵備爲主前三十年軍務近二十年教案等  
事則道員之責較重取其官階較崇調遣武營較易故  
地理學家之要訣須先將一省各道之疆域分清則一  
省之形勢脈絡瞭然於胸此可知前人建設巡道之有  
深意有關係矣至知府職司如所屬州縣錢糧奏銷災  
荒蠲緩私讞審轉州縣倉庫交代盤查出結代賠之款  
皆知府考成州縣出缺由知府委員代理均不由巡道  
轉詳議者或慮司之下府之上添一道員徒多層折重  
覆此未知外官例章職守道府各有取義也至如湖北

之襄陽道則有關三省邊防教案湖北新設之施鶴道亦專爲教案邊防均甚有關係似不應在裁撤之列此外卽如湖南鎮寧江南徐州河南南汝光四川建昌甘肅寧夏安徽廬鳳潁此數處皆非糧鹽關河然豈可無道台鎮守然則各省道員似以不裁爲尤妥在省之官除藩學臬三司仍舊不改三司之外尊電擬留糧鹽關河四項道員惟旣不分巡則道字之名義不協此四項擬改名爲參政秩從三品此外緊要各局所視該省必需者留之不必各省一律該局總辦擬名爲參議秩正四品以裁缺道員及候補道充之蓋前明官制外省本

有參政參議副使僉事之屬正是兩司副貳今設此以爲知府升轉三司之階庶免過于躐等若不裁巡道則一切名目可仍其舊矣抑更有進者旣設議事董事之紳又增佐治之官則州縣應議應辦之事日多各種治理皆賴財用學校警察農商工業河隄水利凡一切厚民生捍民患之事非財不濟各國制度皆分國家稅地方稅兩端斷宜劃分酌留不致竭澤而漁庶教養諸政可以實行此方是立憲要義愛民眞際應請貴大臣於此項一併議及是所感幸總之今日預備立憲只須合立憲之用意不必求合于海外立憲國之官制大抵中



國疆域廣大數倍于東西各國而輪船火車電線通者  
什一不通者什九且立國之本原應代政體相沿之成  
局國民性情之利病目前國家之實力中外各自不同  
豈能事事強合況君主立憲之國惟日本與德爲然故  
論者謂中國立憲宜仿此兩國法德與日之官制曷嘗  
相同哉請檢攷之可悉也竊惟今日國事多艱 宵旰  
焦勞貴大臣公忠體國故求治之心不自覺其過亟特  
是度德量力善俗以漸經典明訓用法宜得法外意史  
冊良規方今天災迭乘民窮財匱亂匪四起士氣浮囂  
外省之學堂無不思干預公事攘取利權海外之學生

尤爲狂妄動輒上書政府干預 朝政凌辱監督橫索  
錢財電致本省督撫詆斥地方官及加查核十無一眞  
其悖謬情形罄牘難書而待舉之新政甚多州縣外受  
督責內憂賠累疲于奔命無米爲炊督撫支左絀右掙  
過不遑但能撫綏鎮遏平靜無事已自不易若改變太  
驟全翻成局需費太多課虛責有不惟官吏耳目眩惑  
無從措手權力改變呼應不靈竊恐民心惶惑以爲今  
日卽是官民平權刁民地棍藉端鼓眾抗糧不完釐稅  
不納緝盜匪則抗匿不服籌賠款則抗欠不交傳訊不  
到斷案不遵一切紀綱法度立卽散亂踰越國紀一失

而難收民氣一縱而難靖恐眉睫之禍將有不忍言者矣昔唐賢有云天下本無事乃庸人自擾之耳洞竊以爲不然无事自擾尙无大害若方今四海有事之日再加之以擾則不可支矣且庸人安能擾天下惟才敏氣盛急于立功名之人察理不眞審勢不明貿然大舉乃能擾天下耳宋王安石豈庸人哉洞近年以來於各種新學新政提倡甚力倡辦頗多豈不願中華政治煥然一新立刻轉弱爲強懾服萬國第揆之民心衡之物力實不宜多有紛更官制各條以洞愚見論之似不盡與立憲關涉竊謂宜就現有各衙門認真攷核從容整理

舊制暫勿多改目下先從設四鄉讞局選議紳董事入手以爲將來立憲之始基如能實力奉行此尙是達民情采公論之實際亦可稍慰環海望治之心至目前民生困窮動輒思亂欲求養生感民心之術則以少取於民爲先多興實業次之練兵雖要尙不如安民得民之尤亟憲法精意總不外好惡同民耳總之立憲本義在于補救專制之偏日本立憲之要語曰萬事決于公論果能事事虛衷諮訪好惡同民雖官制仍舊無害其爲立憲政體如不能集思廣聽事事皆爲國民公益計則雖盡改照日德官制名目仍無解于上下之睽隔民

情之困苦怨咨也貴大臣所議似宜慎重圖維博采周  
諮然後奏請施行方于立憲體裁有合洞衰病迂庸媿  
无奇謀速化聳動四方之策承問奉復曷勝惶悚幸惟  
裁察如有管見容當續陳之洞肅洽等語祈賜教洞嘯  
張文襄公遺摺爲陳仁先侍御 曾壽 屬草陳弢庵閣學  
寶琛 潤色而公於枕上改定之中有云臣平生以不樹  
黨援不殖生產自勵他無所戀惟時局艱虞未能補揀  
累朝知遇未能仰酬將死嗚哀不敢不據其愚泣陳於  
聖主之前當此國步艱難外患日棘民窮財盡百廢待  
興朝廷方宵旰憂勤預備立憲但能自強不息終可轉

危爲安伏願我 皇上親師典學發憤日新所有因革  
損益之端務審先後緩急之序滿漢視爲一體內外必  
須兼營理財以養民爲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賦之規教  
戰以明恥爲先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養才  
尤爲國家根本至計務使明於尊親大義則急公奉上  
自然日見其多方今世道凌夷人心放恣奔競賄賂相  
習成風尤願我 皇上登進正直廉潔之士凡貪婪好  
利者概從屏除舉直錯枉雖無赫赫之功而默化潛移  
國家實受無窮之福正氣日伸國本自固凡此愚誠之  
過計皆爲聖德所優爲倘荷聖明採擇則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下略 先一日已擬定 特諡文忠或文正比  
遺疏上以不樹黨援不殖生產二語觸某邸之忌臨時  
忽易前議改諡文襄云

京師貢院聚奎堂壁閒石刻明萬厯庚戌取士詩七律  
一章耀州王圖作王字則之官侍郎萬厯三十八年主  
會試見明貢舉考略天啟四年其子淑卞亦主試和原  
韻附刻于石閱三百年片石無恙自來主鄉會試者多  
用原韻賦詩相贈答光緒辛卯鄉試余充同考官副主  
考徐壽蘅侍郎樹銘有詩余和詩四章越九年庚子之  
變八國聯軍入城其後借河南省城舉行鄉會試又至

丙午而科舉廢貢院鞠爲茂草矣

本朝以一甲第一人位至大學士者聊城傅以漸武進呂宮崑山徐元文金壇于文襄敏中會稽梁文定國治韓城王文端燕大庾戴文端衢亭吳縣潘文恭世恩至光緒閒南皮張文達之萬常熟翁同龢壽州孫文正家鼐嘉定徐卮元和陸潤庠凡十三人

道光閒東閣大學士王公鼎病卒遂不復開東閣至光緒初年左公宗棠授東閣大學士蓋相距幾四十年矣長沙王益吾祭酒先謙自江蘇學政告歸卽不出著書滿家不與外事新學盛行獨持正論致遭時忌宣統二



年春省城米價騰貴羣情洶洶當事者措置弗善巡警道賴承裕出南門彈壓被眾攢毆營官楊明遠掾之入城城內外痞徒麇集聞於巡撫署岑撫懼不敢出眾益驕聚者益多乃斫旗杆毀轅門以洋油潑大門縱火焚大堂衛隊發槍傷人各大街皆罷市各官吏及紳士皆集于撫署布政使莊賡良等步行勸開市眾稍散巡撫上疏自劾遽以巡撫關防授莊布政布政不督輒用關防鈐告示而自稱護理巡撫時並未奉旨也總督瑞澂惡湘中三司之先電聞也

按察周儒臣已與莊布政擬電馳告總督而莊湘紳黃自元等電總督請以莊布政爲巡撫總

年老回署後忘之

又中讒遷怒於湘紳

湘紳黃自元等電總督請以莊布政爲巡撫總

督遂 疏劾官紳若干人而王祭酒以電文中首列名遂  
遭嚴譴奉 旨降五級調用孔憲教葉德輝楊鞏皆革  
職永不敘用德輝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巡撫岑春煇布  
政莊廣良巡警道賴承裕皆革職按察周儒臣革職留  
任長沙府知府長沙善化二知縣並革職留任方事之  
起一面安撫一面查拏肇事之人尙易結束曾不意釀  
茲大獄也

巴陵謝君維藩字麀伯壬戌翰林忼愾尙志節官編修  
時值畿輔水災兩上疏諫 大婚繁費請節用以振飢  
民語切直 上優詔答之官山西學政復屢疏言邊事

戊寅歲飢集同志設廠爲粥以食餓者日徒步驕陽中  
懷胡餅數枚自啖遘疾遽歿順天府尹上其事 詔以  
生平善行載本籍志乘蓋異數也其友丹徒陸襄鉞刻  
其詩曰雪青閣詩集南皮張尙書薊濤先生將輯其詩  
與臯蘭吳柳堂仁和家子儁兩先生詩合之爲三良集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人吳兆泰字星階湖北麻城  
人皆由翰林官御史屠以光緒十四年十二月上疏請  
皇太后收回成命仍前聽政 懿旨嚴責交部議革  
職吳於十六年九月疏請停頤和園工程奉 旨交部  
嚴議亦革職兩御史皆湖北人又先後居虎坊橋東阡

兒胡同又十七年二月御史高燮曾請行日講奉旨  
駁斥高亦湖北人

法源寺僧靜涵自畫小影徧乞公卿名流題詠常熟翁  
尙書吳縣潘文勤南皮張尙書豐潤張幼樵副都貴筑  
黃再同編修等皆有詩再同詩中一聯云白憐僧鬢垂  
垂短紅妬花顏歲歲妍頗寓伊鬱之感未幾奔其尊人  
子壽先生之喪於武昌遽以毀卒訃至京師同人於法  
源寺爲位而哭之余亦與焉重展舊題可勝悵惘編修  
嘗讀書寺中其西偏室三楹榜曰書龕再同手書也  
舊例 殿試收卷官在 保和殿左門外收卷試日京

朝官有朋好與試者得衣冠入於收卷官案頭請觀試  
卷名曰接塲相沿久矣光緒癸未榜發山東陳冠生冕  
書名重一時宗室意園祭酒最器之以大魁相期許陳  
亦自負不作第二人想接塲日祭酒偕志伯愚張延秋  
梁節庵諸人往觀陳卷眾皆稱賞祭酒忽喏曰誤矣策  
中詔字何單擡耶陳婦翁廖侍郎趨視大駭遣人覓陳  
已出矣祭酒乃奮筆於詔上添特字侍郎揖之而出比  
傳臚陳卷果第一而其事頗喧傳臺官有上言 殿試  
關防不密者於是奉 旨自後由監試王大臣於 殿  
上收卷丙戌余應 殿試即在殿上交卷見監試王大

臣於卷尾畫押始退出自是接場之風息矣

是科 殿試讀卷大臣覆 命拆彌封第二名宗室壽

耆 慈聖諭諸臣曰宗室曾得鼎甲否副都張佩

綸對蒙古崇綺得狀元漢軍楊霽得探花今宗室得榜

眼可謂熙朝盛事 諭曰旣如此卽定壽耆第二可也

時副都 眷倚方隆奏對尤敏意園祭酒盛稱于梁節

庵節庵曰不然倘我得奏對壽子年必不得矣道光戊

戌宗室靈桂列一甲三名 成廟諭曰我家子弟不必

與寒士爭此一名乃改爲第四節庵熟於掌故好談諧

嘗以之語余云

光緒庚子鄉試各省簡放正副考官尋以拳亂停止  
考試者十一省考官多中途折回或赴行在或留止  
他省迨十月行在簡放學政其前放考官折回者得  
十一人子子士鑑先充湖北考官未出京隨扈赴行  
在所亦同時拜命明年辛丑六月補行鄉試者五省則  
甘肅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也

陸吾山觀察襄鉞以副貢生入貲官于汴累擢至開歸  
道以廉直名于時丁憂起復到京向例丁憂實缺道服  
闋吏部奏聞遇有道員缺卽蒙簡放會有人言吳清  
卿中丞請尊崇醕親王典禮疏出觀察手樞廷諸公知

之東朝亦有所聞越年餘屢有道缺而簡放未及乃歸陝西迨庚子兩宮西幸駐蹕西安觀察以在籍道員隨同迎駕姓名得達天聽而觀察自官牧令至河道有賢能聲辛丑夏簡浙江糧儲道一日有內監某至其家以僕某薦觀察謂內監不當與官僚接以義折之內監乃奪氣去亦持正之一端也

崇文門內裱褙胡同舊有于忠肅公祠初名忠節祠卽公故宅爲之者見人海記歲久祠廢淪爲民居小屋數椽俗呼爲土地祠宗室伯希祭酒盛昱居第在裱褙胡同稔知其事同里金忠甫漢紫泉兩前輩商之祭酒清



釐故址凡民居佔住者量給贖令遷讓於是祠址復完  
鳩工庀材重建祠宇奉忠肅神位以歲二月設祭合郡  
人咸蒞別建屋二十餘楹爲杭郡人應鄉會試者棲止  
之所其地距貢院近也

土地廟斜街全浙會館舊爲吾鄉趙天羽先生吉士故  
宅康熙間捐作會館雍正十二年重修有李敏達衛陳  
文簡元龍二碑

李碑周景柱書  
陳碑許王猷書

碑云趙公歸里後爲豪

強者攘踞爲己物先生之孫鶴皋走京師訟之官不得  
白乃捐白金三千贖還其後一被火厄一爲地震修費  
書棟蕩爲榛墟少詹姚君聖湖孝廉潘君荆山有志修

改值敏達入覲捐奉爲倡兩浙搢紳共輸金成之其旁  
闢室數楹俾僧靜山居之更百餘年屋舍傾圮公車來  
者不復就居光緒十六年鄉人於南首隙地重構屋宇  
最後一層曰景賢祠仍舊額也中祀趙先生及李敏達  
陳文簡清恪四公其新構之屋曰拄笏軒綠天深處紫  
藤精舍皆趙先生舊題按杭郡詩輯趙先生小傳云其  
地卽月張園故址先生築寄園以居北游者吾師瑞安  
黃漱蘭通政撰聯云枌鄉萃吳越英華各勵脩名敢道  
人文甲天下槐市繼朱查觴詠重新別業恰逢春閏似  
當年昔竹垞移居下斜街初白贈詩有最愛今年春帶

閨句是年亦閨三月故云青田端木國瑚嘗居藤舍注  
易見太鶴山人詩稿

京師武林會館在長巷二條衎衎創自前明康熙六年  
重修有碑記其事有扁額四一日德音堂黃文僖公題  
一爲 御製千叟宴詩乾隆五十年正月 賜州同

加一級温世爵刑部司獄范紹慶一探花沈清藻一會  
魁諸以謙其初聞爲綱業公所其後館役孫玉私售器  
具並出賃收其租金歷年久幾無過問者同治二年京  
官呈請中城御史查拏清釐仍歸入會館光緒四年以  
其地僻遠乃售去得白金二千兩別購市屋收租息以

佐會館之用越數年復於崇文門西城根購阿克丹侍郎舊宅爲仁錢試館光緒庚寅會元夏曾佑壬辰榜眼吳士鑑皆寓試館聞捷音者也

京師楊梅竹斜街蘊和店舊爲梁文莊公故宅中有藤花廳昔日文莊游燕地讀海昌祝止堂侍御感賦長古有主翁一旦騎箕去折券千緡他姓據之句似文莊薨後卽已易主可想見文莊清節矣又汪文端公第藤花最盛今則時晴齋故址無從指識惟朱竹垞檢討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二百年來屢易主人而藤花老本故猶存也

京師陶然亭在黑窑廠南慈悲庵內康熙閒江郎中藻  
所建取白香山詩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  
之句以名之又名江亭士大夫讌集勝地也曹習庵學  
士詩穿荻小車如泛艇出林高閣當登山情景最合庵  
內有遼壽昌五年金天會九年石幢各一

蕉廊脞錄卷二終